



自得語

六冊

第陸冊

- 東坡雜識一
- 東坡雜識二
- 東坡雜識三
- 東坡雜識四

15
1260
6



門	45	明	伊
號	1260	籍	2256
卷	6	卷	0

米原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王彥度較

東坡雜識一

公遺言無一句一字不妙策論文傳銘贊偈頌
表啓填辭不便割裂難以入集止從別記雜事
內採取其一是人稱述公者其二公所自行者
又其三則採之公與人往來郵筒中其四則唯
語凡屬公所做事與出公口便有仙氣如攬入
他集中便不相類故別識之

公初赴制舉之召是時同召試者甚多相國韓公偶

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何也於
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宋朝試科在八月中黃門忽感寒疾自料不能及矣
韓魏公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
有聲望聞其弟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
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黃門病魏公又數使問
病旣痊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
並在九月相國呂微仲不知其故因問制科何以
至秋末東坡乃爲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
哉

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
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子由奉使契丹時寄子瞻
詩也澠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宿幽州館中有
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諸家書肆亦刻子瞻
數十篇謂之大蘇集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
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詩類
殿試中乙科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
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
信服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

碑記其事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
學士蔡京別爲之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
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
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贈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
於儲祥宮碑亦云
修水深山間有小溪里人題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
高安監酒而子瞻來訪曾經其地云當時小人媒
藥摧挫死地至於所經過而溪翁野叟反藉之以
光榮嗟乎人心之公不可泯如此豈所謂石壓筭
斜出者耶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
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不揀擇入手便用如
街談巷說一經此老手點瓦鑠爲黃金自有妙處
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錘他人豈可學
耶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
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
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
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詩云三尺安
在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予嘗以

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
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塗說者亦多以爲然
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
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
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
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
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
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
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

琵琶鐵絳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
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
笑優人之言便具袞彈銅將軍鐵絳板唱東坡大
江東固也然其詞跌宕感發有王處仲搥鼓意氣
傍若無人者黃魯直書莽莽亦自可愛其足相發
磊塊時閱之以當阮公數斗酒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
無用處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
環視而不敢抹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
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院投

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
因吐舌色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
之云安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
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抹蓋寬饒乎其疏有云
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
怒耳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
是益其怒也

錢唐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
參寥子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平生未嘗至
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

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
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
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後去則廉時爲僧雛侍側
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皆有黑子若星斗狀
世人不得見也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閣士如牆
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
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
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而名之曰元
祐之黨放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

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
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
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
壑則無如此道人何黃庭堅贊

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
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
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旣至
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
饌其旁子瞻見之大咲就坐每酒一行卽伸紙其
作字以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旣終紙亦

盡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

王荆公居鍾山一日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
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
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
爲知言

黃實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除夜
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
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匣遺之後十五年爲發
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犢鼻自滌研於
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

送入我平生稍耐者有此二事也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於朝一日安道問明允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方再看晉書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語子瞻曰此老未知耳世間人尚有看三遍
唐子西曰先生赴武定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書予對以方讀晉書粹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
廉曝偶談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

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雲爲惠州土矣惠州志有朝雲墓守墓者百餘家至今清明奠饋如祀先祖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踞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轍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相疎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又有記承天夜游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

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
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於中庭
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栢影也何夜
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此
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坡所謂
劉伶忘死未忘骸耳諒爲烈士暴骨不收可矣
坡在惠州其家以地遠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
順者慨然歎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請書以
行佛印因致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

不遇之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
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
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
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
面目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駕鸞鶴翱翔三
島爲不死人子瞻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
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
世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
當把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
重珍重也

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
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作茗溪漁隱曰王直方詩
話載鼉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道此老須
過海爲古人不曾道此今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
妙奪天地之巧故宏謫罰也高齋詩話載王昌齡
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
用此事

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
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
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

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
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子三良安足希茗溪漁
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
文相反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
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
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
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
相似

韋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坡用其韻此絕

唱不當用也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又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山谷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文同字與可與子瞻爲中表兄弟子瞻數上書論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與可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荆餘杭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話

子瞻渡江至儀真和介甫遊蔣山詩介甫指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又誦子瞻荔枝一聯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歎絕以爲名言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闈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

人乃陰縱之

元佑二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伴館賜宴回昏行而公馬少蹶劉卽前詢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啣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老泉初攜東坡穎濱謁張文定時方習制科業將應詔文定與語奇之館於齋舍翌日文定忽出六題令人持與東坡穎濱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于壁間窺之穎濱於一題有疑指示東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几上云管子註穎濱疑而未決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謂無出處文定次日見老泉云二

令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恐成就或過之

余游儋耳見黎氏爲余言東坡嘗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啖食予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往

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
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欲傾
日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齧顏平原死不忘君
握拳透爪沛萊又登堂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
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牽者奔涉者陸者翹者顧者
鳴者寢者吼者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
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而踶齧者秣者
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
十有七馬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

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
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
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顛
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
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旣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
挽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
十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
詩此畫誰當看誦坡公此詩蓋不待見畫也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蔥佳氣夜充
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看啼

出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咲狂身
長九尺鬚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
後堂句句用事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
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畱指爪鴻飛那復
計東西

杭州有西湖潁上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勝而東坡
連守二郡其初得潁有潁人在坐云內翰只消遊
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秦太虛因作一絕云十里荷
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行公事湖中了見

說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亦云入
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
潘子真詩話記禹王元豐間以錢二萬酒二壺餉呂
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之語
禹王歎賞爲其切題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
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
化爲烏有一先生此二句更覺工

太白有岍夾桃花錦浪生退之有種桃到處惟開花
川原遠近蒸紅霞子瞻有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
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

皆狀桃花之盛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及觀杜集
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章蘇州高歌長安
酒中憤不可吞

東坡題季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
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
山谷題鼉無咎臥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
難忘

韓退之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詩云
海上群山似劍鐔秋來處處割愁腸陸道士云二

公當時不相會好作成一屬對坡爲之對曰繫悶

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鐔山

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
奴婢菊千頭以笙簧易鼓吹也又曰已遣亂蛙成
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
乍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
題詩云濃艷初開小葉闌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
却是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
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叙一

篇

宋時梵天寺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予瞻詩
云夢遶湖山却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言閩
廣荔枝何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予以爲未
若吳越楊梅正平詩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
顆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重色比瀘南荔子深則
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
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僕言公禪人亦復
能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搖桂豈免

一朵願

坡在虔州有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志記虔州上洛
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詩也後得續
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
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
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
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
一副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
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婿家爲浴兒

之會無盡因戲語曰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微章鄭趙徃稱孫姜閻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寓三英粲兮旣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適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羶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殘刻之報不爽如是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效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虜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效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門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旣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爲動

神守爲靜動靜卽精神也公擊節稱歎

世言泰山府君海龍王之類鄙俗不可入文字東坡
王作明州僧寺御書樓銘有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
節來朝以謹其藏豈惟融化語奇亦見百神受職
意甚高也

米芾與李端叔云老夫懶作文但傳得東坡嶺外文
時一微吟清風颯然顧同味者難得耳

東坡用事多有誤號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
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
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

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設一尊玉奴終不負
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
麗華事而東坡作東昏侯用之坡又詩云全勝倉
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扁鵲又有詩云我今司
馬能饒石余有中郎解模金而表記紀檄曹操蓋
云發丘中郎模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罷魚豚稅
米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時清齋彌勒同龕
也此類非一蓋惟大材方可濶略於人正不可學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又策
別云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

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貲以巨萬計此何爲者耶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爲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詩

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讀子瞻詩見學矣然似絕無才者懶倦欲睡時誦子瞻文及小詞亦

自神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西施家東施家者非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爲姓名耳如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坡紹聖初謫英州貶惠州遷儋耳徽宗初徙廉

子過侍之凡生理所須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坡公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坡建申請國中卒於常州過葬坡汝州邨城遂家潁昌自號斜川居士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云又陳氏曰過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廼朱子云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師成妻死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服而往則某人先成服在帷下矣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宐有此今觀本傳則過自坡卒後未嘗一日立朝也梁政和宣和間始得君擅寵過安得

出入於其門乎師成自謂坡子自當以兄弟遇過過縱無恥詎肯喪其妻以母禮乎梁閹官也又安得有妻乎且元老從孫猶以家世累爲榮孝潔如過乃爾失身於可賤乎

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置座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文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楊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漢楚以

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歎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先生年二十遊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於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先生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畧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蒲忻躍而散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卽舉袂大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言此傳聞未審當先以書問之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

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乃作歌詞所謂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密雲龍茶極爲甘馨宋寥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鼃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

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略也

坡在嶺南間最善讀陶淵明柳子厚集謂之南遷二友

坡公自曰余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篙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諸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作一事何如且作字乎

真皇召隱者杞人楊朴旣至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微臣之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

再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
頭皮上大咲卽放還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
妻子見余出門皆哭余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
能如楊朴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咲
余乃去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客者往來率以談詭詩文相
娛樂元祐間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
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徧國中無能對者有以請於
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

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蓋先以此復之
介如言方共歡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
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也謹闕
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使
大駭服旣有所談輒爲坡逆抑使自媿弗如及白
溝往反辭舌不敢復言他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
而訪客所與游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
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
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哺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收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雀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坡南遷獨侍兒王朝雲請從坡佳之作詩有序云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處落

人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間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姻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而朝雲卒悲夫
昔吾先君先夫人僦宅於眉山之綠巖行一日二婢子篋帛足踏於地視之深數尺見大瓮覆以爲烏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聲凡

一年而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
程之間者聞之欲發其地會吾家遷居之間遂僦
此宅掘地丈餘終不見瓮所在其後某官於岐下
所居大柳下雪方寸不積雪晴墳起數尺某疑有
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夫
人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先生云余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旣畢
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卽枕臥
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
者某徐轉反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

初奏上舒亶之徒力抵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
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
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
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

元豐間逮赴詔獄長子邁偕行公與之期送食惟菜
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魚邁謹守踰月忽糧
盡出謀于陳畱委一親戚代送而亡語其約親戚
偶送鮮子瞻大駭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
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
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獄吏不敢隱遂以

聞神宗初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後遂從寬釋二
詩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
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
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淞江西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
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
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東坡元佑間出師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
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罨作公名
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罨

中果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
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千就置建陽紗二百
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
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
內翰與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假先
生台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寔難
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咲呼掌牋奏書吏令去舊
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
子由書一紙付之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
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

次年果登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東坡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一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以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

畫償所逋一郡稱嗟

元豐二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空輿會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間嘗與單秀才步至黃土邨主人以酒餉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編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

聲其一日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以告東坡大咲曰這漢子也有鑒識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飲一盞而

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矣

坡因子過讀南史臥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質寔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玉爲長者東漢贊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趙胡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魯直跋右軍斫桂圖云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桂圖予觀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巖壑之姿耳東坡跋云謝

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
作書譏誚殆欲痛哭以紙五十萬與溫何足道此
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
紙足了一世舉以與人直異事耳
蘇公云老杜自秦川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
山川在人目古今詩人殆無其比明皇遣吳道
子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日在臣
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都畢後明皇幸蜀經其地
無不與畫脗合固知道子之神奇也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挺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
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
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掠取
殆逼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一
蔽也余嘗有詩戲之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
可淒然云

蘇子瞻曰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
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
于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亦不敢問公不知
其何如也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藉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豈謂沛公孺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者指魏晉間人耳今日讀李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白亦誤認嗣宗語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梁道之忠于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旣執凌而歸過梁道廟大呼曰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

義貫於幽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子元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余戲爲小詩云稽紹似康爲有子郝超叛鑿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瘞埋之地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漢楊王孫家故饒富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裸葬以反吾真初侯諫勿聽而班史以爲賢於秦始皇淵明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其二人之類與東坡曰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

人言淵明不知道吾不信也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恃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大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窠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也

考淵明所記桃源事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衰矣予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予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

杜子美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予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蘇老泉詩序云至酆都縣將遊山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嘗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賦詩紀事

東坡謂文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

曰吾聞人不妄言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爰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出廣長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光明經所云矣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間有老婦謂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爲春夢婆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語言不窮一日東坡謁之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語

予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相
示余問寶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國
曰王氏謂我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爾予曰予
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中
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
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遣人買之使
者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
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
氏之猪未敗耳

坡叅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秤天下

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
是尊禮之後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
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
瓊州

東坡云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
色變寅很狃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
先告語斬於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
太原賦以獻其畧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
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疋全
忠自言夢見淮陰侯授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

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可咲
坡老云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
蝸爲身官而僕乃以磨蝸爲命官平生多得謗譽
殆是同病也

東坡云余嘗寓居惠州嘉佑寺縱步清風亭下足力
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
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
掛鈎之魚忽得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
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坡老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淵明歸去來一
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
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
因自咲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
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試汝叅
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操曰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操曰裙
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操
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叅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

日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
大悟遂落髮爲尼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
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咲曰
禮豈爲吾輩設耶因招遊蔣山坐方丈飲茶指案
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巧匠
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覽蔣山之
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觀之言曰
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徃徃受困今日反
爲蘇公所困矣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蟇
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鳥也此固俚
說以寓其意也然戰國策曰日月離輝於外其賊
東在內則俚說亦尚矣

東坡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
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曠甚
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
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深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
也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

東坡用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爲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耶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予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

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往時真一夢云

東坡云貴公子雲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左右有泣下者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楚襄王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者耶宋玉譏之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諷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惜乎宋玉不在傍也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
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
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
語使人淒然也

蘇長公童時夜讀書窻前一鳥來呼云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蘇公應聲
曰二句佳矣惜多與其字當除去之何不日落霞
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鳥遂止
廬山峰巒之奇秀巖壑之怪邃林泉之茂美爲江南

第一而白鶴觀復爲廬山第一蘇子瞻云司空表
聖自論其詩得味外味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幢高
此句最善吾嘗過白鶴院松陰滿地惟聞碁聲然
後知表聖非虛語也

李薦陽翟人少以文字見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
貢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取章援
程文大喜以爲薦無疑遂以爲魁旣拆號悵然出
院以詩送薦歸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
五色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
子瞻不薦已竟不第而死

李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東坡有詩云怪君
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
不許藍橋見傾國
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余下者
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余胸中爲之浩浩
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于客閑居未嘗一日無
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余上者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爲公購硯居士
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爲曰以
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

曰真硯不損

東坡聞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羸日日羊糕壓紅
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安安脫粟
子素不解棋因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已闔戶
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
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
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厭詩曰五老峯前白鶴
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
爲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小兒近道
剝琢信指勝因欣然敗亦可喜

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
見王荆公云道家以兩眉爲玉樓目爲銀海是便
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處
跋季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
禪
南人以飲酒爲輒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
三杯輒飽後一枕黑甜餘
蘇公百步洪詩云百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
東校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
鷹隼落駿馬下注于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

過隙珠翻荷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澤
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辭以贈妓
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睂峯碧聚此恨平分取
更無言語空相覩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
暮今夜深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
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公語坐客郡寮
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
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

歐文忠守維揚日於城西建平山堂頗暢遊觀之勝

劉原甫出守揚州文忠嘗餞之作西江月詞後東坡亦守是邦登平山堂感而和之云三過平山堂下半生彈指聲中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飛動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告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聽琵琶詩非聽琴詩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歛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咲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

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學多事矣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且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風門爲闕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倅郡以臘日訪之作

詩云天欲下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
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
尋道人寔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
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
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
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
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遽作詩火急追
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風篁嶺多蒼筤篠簜風韵淒清至此林壑深沉迥出
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
荒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蘇子瞻
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
辨才咲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
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記之詩云日
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
去住兩無礙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
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
寔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
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

藍溪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
衣
子瞻在惠州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水蕭蕭悽然
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
喉將嚙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歌
是枝子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
然大咲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
不久抱疾而亾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坡有題所畫鴈詩云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
何處看得此無人態

先生在黃每有燕集醉墨淋漓有李琪者小慧頗知
書札未嘗獲賜公移汝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乞
書公顧視久之令其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
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
譚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
琪復拜請坡大笑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
好不畱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
謁之大通愠形於色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齊歌
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
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斜偷眼山僧莫睫眉却愁
大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跋南唐剔耳圖云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
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
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
我耳晉卿哂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領示僕云老
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愈君不
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
之晉卿聊識此

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訪之酒中子瞻令宮妓馬嫖嫖
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
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粘泥絮一任春風上下狂
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
此老收得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前子瞻九日
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泛湖中
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
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
珠簾捲落暉水沉煙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

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
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
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王巖居士
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
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
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
先生年五十七在潁州按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
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王夫人
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

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
吾不知子亦能詩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飲先生
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之句

南岳季巖老好睡衆人食罷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巖老
常用四脚碁盤只看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
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下金無一物

余始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意頗以
爲恨今將適嶺表過臨城道中天氣肅然西山草

木皆可數忽悟笑曰予南遷其必返乎此退之衡山之祥也作詩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釋韓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欸語間因言牕前兩松昨爲風折其一已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却虛牕半日涼坡續云天愛禪心圓似月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而歌歎服不已

東坡謫官黃州一日佛印來訪居佛印於雪堂而寢食焉官妓月素者坡嘗喜其吟詩凡會席必命其

至一日坡方宴佛印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爲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來求一杯酒坡曰我作一令汝能還之方與汝坐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出令曰酒旣清殺又馨不喚自來是青蠅詩云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營佛印卽還令曰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蚋詩云喫人嘴臉生來慣枵腹貪圖一飲充月素曰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間一物耳何害乃還令曰綺筵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詩云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先論文與字坡喜因命入坐

同飲

東坡云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
退居天國谿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而不雪
每一玩賞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旣而襲蹈剽略不
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爲四章
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謔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
俗所爭而在於雪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
爲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其一云石泉冷合竹無
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閒側耳隔窻撩亂
撲香虫其二云閒來披氅學玉恭姑射群仙邂逅

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遶庭無處覓行踪其三云半
夜欺凌范叔袍更無風力助威豪地爐火煖猶無
柰怪得山村酒價高其四云兒童龜手握輕明漸
碾槍旗入鼎烹擬欲爲將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
清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龍團
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迴文詩覺而記其一
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
酒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

日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
聞坡生日作一曲白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
巾紫裘腰笛而至既奏新笛又快作數聲嘹然有
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
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咲而從之詩
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
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歌者素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
與東坡衆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
際加江流傾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

妙高臺命絢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
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

東坡云王中令旣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
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
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
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
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
筆立就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
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
盤貯軟熟真堪玉筋挑若把檀根來比竝檀根只

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坡老云僕在徐州王子敏子立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任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

復作兩絕云青山石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香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咲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日餘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游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

廬山詩盡在此矣按徐凝詩瀑布瀑布千丈直雷
奔入江無暫息萬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
色

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
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餽氣也聞者
皆咲

唐荊州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
以荊州解及第曰破天荒東坡贈瓊州進士姜唐
佐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
也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原道欲
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
坡曰軾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元符乙卯閏九月瓊本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
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
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
還耳二十一日書

諸葛孔明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
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
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

爲六十四絕絕正園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子
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
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
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
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
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咲曰貧富之不齊自古
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
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
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

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
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
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
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
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
牛方食柰何驅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
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

耶

自得語

識二

三卷

三十一

三、苗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
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
游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
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
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曰就儋夫
求之豈可得哉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
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
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

某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兆先所壞成壤自有數子
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畱師事之老人授以易
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
先以致富今死矣

東坡曰晉士多虛遊而無寔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
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人不可無勢我
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賤浩豈妄評人哉然知孟
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
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

不以去之爲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鷄黍以迎
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東坡因與方士論內外丹偶有所得喜而曰白樂天
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
忠州除書到乃知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志
久矣而終無成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
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而有徵君輩爲我
誌之

淵明詩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
着一冠此東方一士政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
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紹聖二
年二月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
齋兀然如睡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

余讀淵明乞食一詩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大
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
饑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
所以悲也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冊除夜
大雪留濰州詩云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瓮山東
民謠云霜淞打霧淞貧兒備飯瓮淞音宋積雪也

以爲豐年之兆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埋飯下謂之飯瓮何異小兒語耶又祈雪云歲宴風日煖人牛相對閑人牛字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人牛竝立之語而注亦失引

禪師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暑又孽清香與返魂東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正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東坡泛穎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劉須溪謂本傳燈錄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覩影而悟有

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蘇文忠公云慶曆中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鼎臣卽以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計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人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示余云鷗不善沒改作波字二詩改兩字便覺神氣索然也

宗人鎔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璫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恥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價如是不亦鈍乎吾一坐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僭耳歸卜居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遊獨士人邵民瞻來從學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策杖往長橋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至邨落聞婦人哭極哀坡倚徙聽之曰異哉豈有大難割之愛觸于心歟遂與邵推扉而入坡問

嫗何爲嫗曰吾有居屋相傳百年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坡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卽五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之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迎母而還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沒於借居

菊花枯不零落惟黃州一種片片散落王荆公嘗賦云羨秋菊之落英蘇長公嘲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分付詩人仔細吟荆公頗啣之後遷蘇于黃一

日賞花零落乃悟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春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必須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歛衽前曰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公不能違

宋徽宗寶籙宮醮筵嘗親臨之一日啓醮道士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故也上歎訝

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
然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
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
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
尚書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
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樓賦未畢盼竊
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
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王彥度較

東坡雜識三

黃州與司馬溫公 某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
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下此幸未始有也雖
有窮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

答范蜀公 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
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
說以爲一咲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

與子豐 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

自得語

識三

三十一卷

二百五十一

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答范純夫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谷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兩辱書皆未答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容我者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

長子邁與予別三年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某故久不奉書直是懶惰耳更無可藉口蒙問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說旣無有公榮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榮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縱閒散旣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欲寫此書久矣可啖可啖

黃州與滕達道 某閒廢無所用心專治書經一二年間恐了得論語書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瞋目無憾

也又往往自咲不會取快活真是措大餘業聞令
子手筆甚高見其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近得雲川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
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
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
近聞元素開閣放出四人此最衛生之妙策其一姓
郭者見在野夫處元素欲醒而野夫欲醉耳
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
仍不復念方知此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
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

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

某買田陽羨當告聖王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
許者遂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
當扁舟過我醉甚書不成字
杭倅與公擇 某雖未得卽替然更得於西湖過一
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將安往但有着衣吃
飯處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遠然亦頻得信亦
甚好恐知

子由近爲棲賢僧作僧堂記讀之凜然覺崩崖飛瀑
逼人寒冽也

所要新詩寔無一字小詞墨竹之類皆不復措思惟
於飽食甘寢中得少三昧一咲一咲文編一閱洒
然自失濯喧埃而起衰思也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
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
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
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
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

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須談咲於生死之際若
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
擲四時之美無如此節者矣

與錢穆文 惠茶旣豐且精除寄與子由外不敢妄
以飲客如來教也然細思之子由旣作臺官亦不
合與喫薛能所謂賴有詩情耳呵呵

嘉篇幸蒙錄示愁人泪眼之句讀之惘然公達者何
用久爾戚戚嘉節且一咲爲樂區區之祝也

使至又辱手誨仍以高篇寵行讀之增恨愴也欲和

答人客如織當俟前路惠茶已戒兒曹別藏之矣
非良辰佳客不輕啜也

北歸與郭功甫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
所謂得未曾有也

與文與可 與可抱才不試道道彌久尚未聞大用
公議不厭計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恤公議者乎
老兄旣不計較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
又却不見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畧相當也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
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負火下亦合

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
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
百五十疋也呵呵

黃州與王定國 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甚自幸也
感思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謁人所云出入
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聊以自娛
耳

前書所憂惟恐定國不能愛身齋色願常置此書於
座右如君美才多文忠孝天稟但得不死必有用
於時雖賢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見可欲而

不動心大是難事又尋常人失意無聊中多以聲色自遣定國奇特之人勿襲此態詩人以來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今見定國每有書皆有感恩念咎之語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嘗庶幾髣髴於此也近於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買牛一具躬耕其中今歲早米貴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隣曲相逢欣欣欲自號麀糟陂裏陶靖節如何

耕荒田詩有云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又有云刮毛龜背上有何日得成羶此句可以發萬里一笑也故以填此空紙知今日會兩婿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某未嘗求事但事入手卽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所愧恨而已某所被謗仁聖在上不明而明殊無分毫之損但憐彼二子者遂與舒亶李定同傳爾亦不足云可默勿語也

寵示二詩讀之聳然醉翁有言窮者後工今公自將
達而詩益工何也莫是作詩數篇以餉窮鬼耶
禦瘴之術惟絕欲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爲
禦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肉魚蒜過着便吃
生病老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要簡也君寔嘗云
王定國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遂能如此
乎老人知道則不如公頑愚卽過之
某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三庖者來凡百不失所
風土不甚惡某旣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
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書中

所論甚感至意不替疇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

答黃魯直 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
惟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
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爲然否

答太虛 初到黃廩入旣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
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
五百文錢斷爲三十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
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老法也度囊中尚
可一歲有餘至特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

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醉醺柑橘枳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肉獐鹿如土魚鱸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黃州答李端叔 通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直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旣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寔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寔能之故嘵嘵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

得官真可咲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虫時鳥自鳴自巳何足爲損益軾每恠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寔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襍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黃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

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寔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

某蒙恩復舊職秩領真祠世間美事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遙知朋友爲我喜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卽往瀾間居度多在毘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

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事乎

與趙德麟 尹遇案必已上古人云雷霆之下恐難

獨當願掛一名以今觀之此人真難得也亦勿深
惟之

惠州與錢濟明 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
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
之惟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之紳矣
餘則信命而已

人來領手字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
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明練無衰憊
氣如季札者聽之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

北歸答廖明畧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

罹非後人事置之勿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
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
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
去來何啻蚊蚋之過目前也

某已買田結茅爲終焉之計獨未斃墓耳行亦當作
杜門絕念猶治少飲食欲於適口近又喪一庖婢
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復擇脫粟連毛遇輒盡
之耳

某近日甚能剝心省事不獨省外事也幾於寂然無
念矣所謂詩文之類皆不復經心亦自不能措辭

矣辱示清風堂石刻幸得榮觀仍傳之好事以爲
美談然竟無一字少答來貺公見知之深必識鄙
意也新居在一峯上父老云古白鶴觀基也下臨
大江見數百里間柳子厚云孰使予樂居夷而忘
故土者非茲丘也歟只此便是東坡新文也談文
之南方之瑚璉杞梓也恨老爾頗相懽否毛澤民
高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

密州與鮮于子駿 某到郡正一年諸况粗遣歲凶
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
所愧也如此而已

黃州與陳季常 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自可愈此
先生篤於風義至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
化不爲鷺鷥者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
饑飽如觀越人之肥瘠耳雖象未易化也鄉諺有
云缺口鑷子者公識之乎

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
之耳公無多柰何我呵呵
自數年來頗知內外丹要處冒昧厚祿負荷重寄决
無成理自失官後便覺三山跬步雲漢咫尺此未

易遽言也所以云若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輕出入
老劣不煩過慮決須幅巾艸屨相從於林下也亦
莫遣人來彼此鬚髯如戟莫作兒女態也在定日
作松醪賦一首今寫寄擇等庶以發後生妙思着
鞭一躍當撞破烟樓也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
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龜之興想季常讀此
捧腹絕倒也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懸三
十仞雷轟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
也

答毛澤民 世間惟名寶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

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
至其品日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
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
思無邪齋閑知之

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
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爾佩荷厚意未
以爲好

黃州答陳傅道 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
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

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
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不可量然亦
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
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
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
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
不殺人常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
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咲也
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
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

杭州常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
殿山石處故詩中常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
於法得出入當復縱遊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
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

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閒郡不謂更得煩劇
然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爾
而來書乃有遇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
某凡百無取入爲侍從出爲方面此而不遇復以
何者爲遇乎

答李方叔
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

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與劉壯輿辱手教仍以茶簞爲貺契義之重理無
可辭但北歸以來故人所餉皆辭之敬受茶一袋
以拜意此陸宣公故事想不訝也
答龐安常 人生浮脆何者爲可恃如君欲著書傳
後有幾念此便當爲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
也知之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
比日起居何如卽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
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卽報須數人下獄得

罪方朝廷綜核名寔雖才者猶不堪其用况僕頑
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
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州
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
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
在

惠州與程正輔 昔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今吾老兄
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悽斷不知兄果
能爲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某獲譴至重自到
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

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昏筆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竊惟尊懷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將復會見耳某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甚安之未說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

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

獄事辱老兄按正遠近心服闇繆之人亦緣兄免此寃債當沒齒荷戴乃更恨邪好笑好笑

羅浮之遊不知先往而後入州耶抑俟回日也弟惟兄馬首之視無不可者且日乘舫徑至泊頭以俟也

吾儕老矣不宜久鬱時以詩酒自娛爲佳亡者俯仰之間知在何方世界而吾乃悲戀不已豈非繫風捕影之流哉

某入冬眠食猶佳几席之下澄江碧色鷗鷺翔集魚
蝦出沒有足樂者又時走湖上親作新橋掩骼之
事亦有條理皆粗慰人意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之免憂

憲掾顧君至辱手書感慰倍常顧君信佳伯樂之廐
固無凡足也

惠州與程秀才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
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
尚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
幻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

孫亦悲慘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
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
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

僕旣病倦不出出亦無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
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蜒塢獠
洞也惠酒佳絕舊在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
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事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
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咲

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對酌想亦顧影獨飲而已

與馮祖仁 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
先感佩不可言也

黃州與章子厚 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
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
憂愛深切感歎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
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軾始見公長安則語相識
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於功名將相
乃其餘事方是時應軾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爲足
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軾所以得
罪其過惡未可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

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爲然及
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
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
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
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
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
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
軾昔年粗亦受知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
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
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竊命所迫似有物使

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卹之真與世俗異矣黃州最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食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

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閒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僕居東坡作陂種稻有田五十畝身耕妻蠶聊以卒歲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豆班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効勿謂僕謫居之後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猶解接牡丹也言此發公千里一咲

登州還朝與楊元素 近聞小人輒躡左右此何品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

何啻蚊蝨一笑可也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

赴登州與楊康公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耳楊次公惠醞一壺少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咲

一咲

黃州答李昭玘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寔之名如畏虎也

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廷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許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魯直旣喪妻

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佺焉未有所得也
答劉元忠 歐陽秀才寘談道甚妙可與閒遊懷文忠愛其屋上烏况族子之佳者乎
與蔡景繁 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日幾至失明信是罪重責輕召灾未已杜門僧齋百想灰滅登覽游從之適一切罷矣
凡百如常至後社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

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
帆可到聞益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第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
問起正如此耳

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做便夏蒙賜不淺胸

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常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遊此當有新篇果爾者亦當破格奉和也呵呵

黃陂新令李顛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

驚聞愛女遽棄左右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柰何柰何情愛着人繭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照一付維摩

莊周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不恤况漫傳也無自面談爲耿耿耳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寔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

答楊君素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柏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導氣想不假此聊致

區區之意而已

密州與周開祖一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釋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旣推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首唱酬亦非細事

湖州答徐堯文 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

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而已

午曠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叙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昔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於唐而文皇臨朝歎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柰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

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
嗚噓

黃州答畢重舉 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
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在手教存問甚
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
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旣無所失亡而有得
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旣已任意直
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咎然禍福要不可推避
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旣適耳目之好而
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

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
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
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旣飽之餘芻豢
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
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
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
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艸旋去旋生雖若無
益然終愈於不去也古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
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
薄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

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寔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能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啖而已

僂耳與鄭靖老 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旣不可住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滂池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窘逼爾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諸史滿前甚有與語者也借書則日與小兒編排整齊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
衆妙堂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寔云爾僕更不易一字也不欲便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也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摭摭令史

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如公奇偉必不經懷也其髮鬚皆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卽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乘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卽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物外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卽死歸田可必也

北歸與謝民師 所示書教及詩賦禠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

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

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北歸與孫志同 僧監太師行解高明得數月相從殊慰所懷已曾告別更不再詣浮屠不三宿桑下尤忌牽聯也

湖州與孫子思 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
與康公操 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

輒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

北歸與公密 某已渡嶺已無問鵬之憂行有見蝸之喜但遠德誼未忘鄙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黃州與陳大夫 蒙惠竹簞剪刀等仰服眷厚歐陽文忠公云涼竹簞之暑風遂得此味近日尤復省事少出去歲冬至齋居四十九日息命歸根似有所得旦夕復夏至當復閉關却掃古人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妄想既絕頽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謂延年却老者殆謂此乎若終日汲汲隨物上下

者雖享耄期之壽忽然如白駒之過隙耳不敢獨
享此福輒用分獻想當領納也呵呵

與孔元翰 寵惠谷簾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爲
貺歎詠不已次韻奉謝巖垂足練千絲落雷起雙
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絕鑑中人通
前共三篇矣可與一椀鼓湯吃呵呵

北歸與毅父宣德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宅北歸所
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
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

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

離黃州答賈耘老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
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波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
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我致意別後
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
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佳酒遂獨
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
爲作恠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能飽

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
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
掌須忝丁長以付之也

北歸與陳輔之 昨日承訪及病倦不及起見媿仰

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
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與故人

一笑此又出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南遷與徐仲車 昨日旣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益
然有得載之而南矣

黃州與彥正 古琴當與響磬竝爲當世之寶而鏗

金瑟瑟遂蒙輟惠拜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
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
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
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
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
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

黃州與李先輩 辱示感怍此石一經題目遂恐爲
世用便有戕山竭澤之憂爲石謀之殆非所樂也
願密勿語世所少者豈此石哉

登州與姚君 昨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

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
又况復收耶謹却封納不訝不訝

黃州答吳子野 近日始解閉口畏事雖已遲猶勝
不悛也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
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
江上俯臨斷崖几席之下風濤掀天對崖卽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
卽可相見也

惠州與吳秀才 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

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
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
而子野一見僕便論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
事而以練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
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
真陽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
卽鄆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子今日見而身履
之亦可以少悟矣

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
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

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淪神氣兀然灰
槁之大畧也

僭耳與姜唐佐 今日雨霽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
觀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
中無肉當共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

北歸答蘇伯固 至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
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
蘊相分付耶

北還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
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

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委之已決意旦夕渡江
過毘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正爲報
此事乞蚤與達之塵埃風葉蒲室隨掃隨有然不
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
焉有詩錄呈簾捲窓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
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窓前有月明一笑一笑
黃州與沈睿達 某自得罪不復作詩文公所知也
不惟筆視荒廢寔以多難畏人雖知無所寄意然
好事者不肯見置開口得罪不如且已不惟自守
如此亦願公已之百種巧辨均是綺語如去塵垢

勿復措意爲佳也

惠州與翟東玉 馬火也故將火而夢馬火就燥燥而不已則窮故膏油所以爲無窮也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爲駒樂天採地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今人不復知此法吾晚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近見人言循州興寧令歐叔向於縣圃中多種此藥意欲作書干求而未敢君與叔向故人可爲致此意否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如許以此時寄惠爲幸欲烹爲煎也不罪不罪

與孫運勾 脾能母養餘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寧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年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爾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濡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

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
已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
助陽之意也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爾
薑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
之爲佳也

與吳君采 近日黃州捕私酒甚急犯者門戶立木
以表之臨臯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恠之以問酒
友曰爲賢者諱吾何嘗爲此但作蜜酒爾

黃州與杜道源 謫寄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
流落之歎衰病迂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

以進退爲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
忘

與俞奉議 回教拜示先志得見前人遺烈幸甚幸
甚又蒙分遺珍食以薦冥福在家出家古有成言
有髮無髮俱是佛子公能均施凡陋如齋佛僧只
此功德已無邊際但恨檀越未送襯錢是故老僧
只轉半藏人還聊此一喙

黃州與杜幾先 去歲八月初就逮過揚路由天長
過平山堂下隔牆見君家紙窓竹屋依然想見君
黃冠草屨在藥墟棋局間而鄙夫方在縲紲未知

死生慨然羨慕何止霄漢旣蒙聖恩寬貸處之善地村門省愆之外蕭然無一事恍然酒醒夢覺也
惠州與周文之 近蒙寄示書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銘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復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似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可用便請題榜也

惠梨極佳梨無則已不煩遠致也惠米五石可得醉

酒三十斗日飲一升并舊有者已足年計旣免東籬之歎又無北海之憂感忤可知也

惠州與羅秘校 守局海徼屈淹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愧卽爲達也

與米元章 元章想旦夕還縣竟不得款話某累請終不允信湖山非有分者不能得也

傳守會已罷而歸矣風止江平可來夜話德孺同此懇

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遷開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

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
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
豈常如我輩憤憤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
輩說也願欲與公談則寔未能想當後數日耶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堪懷椰子厚
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伯遂棄世當爲天下惜
餘非面莫盡
河水汚濁不流熏蒸成病今日當遷過通濟亭泊雖
不當遠去左右只就活水快風一洗病滯稍健當
奉談笑也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
耳不知今夕如何度謝帖既未可輕跋欲書數句
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
續拜簡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
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
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言者
不一

昨日飲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卧
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

或雨過翛然時也印却納上

答劉沔都曹 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畧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惟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

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畧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儼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

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
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剗
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竒在海外孤
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
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
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

答范景山

卽日起居住勝知局事勞冗殊甚景山

雖去軒冕避津要所欲間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
艱難之際仁人君子拾衆人所棄猶不可得然憂
喜勞逸無非命者出辦此身與之浮沉則亦安往

而不適也軾始到彭城幸甚無事而河水一至遂
有爲魚之憂近日雖已減耗而來歲之患方未可
知法令周密公私匱乏舉動尤難直俟逐去耳久
不聞餘論頑鄙無所鑄發恐遂汨沒於流俗矣

與趙仲修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以拜賜使我

有數日之飽公亦乃無浹旬蔬食耶一噓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

熒時於此間少得佳趣無繇持獻獨享爲愧想當
一咲也

楊州與鞠持正 比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住勝蜀

人蒲永昇臨孫知微水圖四面頗爲雄爽杜子美
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
暑也
儋耳與林濟甫其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
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
興到海崖地名迤角場明日順風卽過矣回望鄉國
真在天末

與宋漢傑其初仕卽佐先公蒙過遇之厚何時可
忘流落濶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
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

人彫喪畧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
變無足恠者

北歸與楊子微其與尊公濟甫半生濶別彼此髮
鬚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
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
不已

密州與王慶源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
不知萬里之遠也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
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
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閒食不足從官力難任

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謂矣知叔丈年來
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兄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爲樂
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
於瑞草橋之西南矣
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事古今所共賢二
疏師傅淵明縣令均爲高退昔人物不爲優劣也
謹以此爲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成陰卧
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虛
明物外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咲也

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髣髴

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爲樓觀人物之
象數日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爲教也

徐州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
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
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
非力求所能致耳

與王庠 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
之非寒暑失宜則饑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
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
居之泰然不煩深念

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故汨沒至今南遷以來便自處置生事蕭然無一物大畧似行脚僧也近日又苦痔疾呻吟幾百日緣此斷葷血鹽酪日食淡麩一斤而已非獨以愈疾寔務自枯槁以求寂滅之樂耳初欲獨赴貶所兒女輩涕泣求行故與幼子過一人來餘分寓許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也足下過相愛乃遣萬里相問無狀自取既爲親友憂及又使此兩人者蒙犯瘴霧崎嶇往來吾罪大矣

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亾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寔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黃州與子明兄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

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所作詞近
作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
呵

黃州與子由 或爲予言草木之長在昧明間早起
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笋尤甚夏秋之交稻方
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
若推之者或綴于莖心或綴於葉端稻乃秀寔驗
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以我觀之
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

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
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卽還是翳
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卽不可言翳外擡鼻息與土
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可謂猶兒狗
子已入佛地故凡學者但當觀心除愛自麤及細
念念不忘會作一自得無所除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
囑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
清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挾剔得銖兩於
膏祭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蠚螫率數日輒一食甚

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
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寔可施
用也然此說行則衆狗不悅矣
與千之侄 獨力不懼者惟司馬君寔與叔兄弟耳
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

付過 詩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
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
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也皮日休白蓮詩云
無情有恨無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
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莢無綠葉

辯杏有青枝此至陋蓋村學中語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
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海南凡養生且十無
八九佳紙墨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
慨然書付子過

儋耳與孫元老 旅况寥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
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不至藥物鮮醬
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
兩苦行僧爾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

憂

黃州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况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矣

登州還朝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面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

密州與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且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特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

黃州與吳道師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喜不自勝九江吳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吳自度無錢且不善書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與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二安常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再過廬阜俯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

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
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
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如夢寐秋聲宿雲
了然在吾目前矣

黃州與參寥子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日遊行處閉

日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辨才別五年乃自徐州
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辨才聞予
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
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
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

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間
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
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
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
太虛也

兩得手書具審起居佳勝辨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
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

呂丞相爲公奏得妙總師號見託寄上此公着意人
物至於山水世外之士亦欲成就使之顯聞近奏
王子直處士之類公雖無用不可不領其意初不

相識而能相薦此又古人之事也

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畧只似靈
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住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
中糞糙米飯便喫過一生也得其餘癩癘病人北
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癩氣又苦無醫
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
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卽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
道也

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墮
深谷中非愚無知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

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
勿萌此意顏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所謂無所取
材者其言切不可聽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寔
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黃州與佛印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惟石供一篇
以發一笑開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
笑也更有舒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惟
石并送上結緣也

杭州與遵老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
君今日復蒙古藤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妄也

黃州與言上人 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
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
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
捨幡帖 祖母蓬萊縣太君史氏繡幡二其文曰長
壽王菩薩消災障菩薩祖母沒三十餘年而先君
中大夫孝友之慕至老不衰每至忌日必捧而泣
今先君之沒復二十四年矣某以爲寶藏於家雖
先君之遺意而歸誠於佛蓋祖母之本願乃捨之
金山以資冥福

自得語

東坡雜識四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黃履吉較

秦少章云郭功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以示東坡而

自吟誦不輟因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

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坡公在維揚一日宴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

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咲曰吾

從衆

陳慥季常公弼之子自稱龍丘先生又稱方山子好

自得語

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詩云
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
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靈隱寺僧了然戀妓李秀奴者日久衣鉢蕩盡秀奴
絕之一夕了然乘醉復往秀奴弗納怒而擊之隨
手而斃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見僧臂上有刺字
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
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秃奴脩行忒煞雲山
頂上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

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
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又一曰滿腹機械至
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始捧腹大咲
子瞻與姜至之同坐姜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藥
名因指子瞻曰君是藥名也問其故曰子蘇子子
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
其故子瞻曰非半夏厚朴何以曰姜制之
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政爲鼈廝
踢溫公不解曰鼈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鼈廝踢

魯直謂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鶩書韓公儒每得
公一帖卽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觔可名公
書爲換羊書矣一日坡在翰苑以聖節撰著紛冗
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
公咲語之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山谷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
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
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
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其上云

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
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
咲曰此兩句當有愠者傍一吏曰不妨不妨此是
喚醒他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
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
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
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不允其善
謔如此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
輒居吾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
下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
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請妙總大士看此一轉語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
校書大喜其妾時年已三十起爲壽而乞詩公乃
戲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滑
稽類此

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
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
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
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汚朝衣家
東人小過最後東坡云牛猶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
蓋指荆公父子也衆皆絕倒

司馬公薨程正叔以臆說歛之正如封角狀東坡嫉
其恠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
者耶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
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一事荆公

曰疑何事蘇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聞者皆大
咲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
一日與東坡會飲蘇引古人一聯相戲曰太風起
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劇貢父默
然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爲篤以竹鞭
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証據鳴鳩
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箇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

則滑者水之滑乎荆公默然

佛印令一僧每於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
携詩軸求公爲序正所謂持布鼓過雷門也公戲
題之曰大杜下有小杜小杜下翹然而傑出者非
吾師而誰

東坡一日爲佛印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
好搗醬別一日佛印却與東坡題云蘇鬚蘇鬚比
上不足比下有餘蓋以子瞻乃薄薄鬚也

東坡與子由佛印同飲于水閣偶見一婦人洗身脚
白東坡曰玉筋插銀河佛印曰紅裙蘸碧波子由

大咲咏後二句云再行三五步浸入老僧窠
東坡佛印黃魯直三人飲酒至數杯佛印去小遺坡
曰那去印曰忙片時卽至及來坐行一忙令坡曰
我有百畝田全無一葉秧夏已相將半問君忙不
忙魯直曰我有百筐蠶全無一葉桑春色相將半
問君忙不忙佛印曰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床夫
主門外立問君忙不忙
佛印持二百五十錢示東坡曰與你商此一箇謎東
坡思之少頃謂佛印曰一錢有四字二百五十箇
錢乃一千個字莫是千字文謎乎佛印笑而不答

東坡與佛印同飲偶一班鳩在上叫坡出對云班鳩
無禮老僧頭上叫姑姑佛印卽答曰白虱有情小
姐胸前叮奶奶
佛印訪東坡偶值坡出外諸妓女卧於紗帳中佛印
出對曰綠紗窓裡睡佳人煙籠芍藥一妓聞之對
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笑曰和尚得
對佳人寔出望外
坡老云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
可曰我與子爲口彼與子爲眼彼何厚我何薄以
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决口謂眼他日我

痞汝視物吾不禁也

韓子莘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旣不成三相堂可卽名二相公廟

坡老云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常與劉原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人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

其戲已也原父雖戲言寔大類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佐我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坡嘗飲一豪家侍姬十餘皆有姿技獨豪所鍾愛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命乞詩於公公戲曰舞袖蹁躑影搖百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頹然不悅而去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石曼卿松詩也

坡老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恠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

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
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生平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為異物晉惠帝
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
者一笑末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
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
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
寬夫錢穆文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
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為遊蜂所螫

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
一絕窓掃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東
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紀其姓下句紀
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厮賴故云耳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擢御史蘇
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
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施牙為施工手汗所
漬處刮木雜丹砂茯苓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註
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

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情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餒餘可以已佞砥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佑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師民瞻詩注云佛印禪師公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爲留數月一日值師挂牌與弟

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未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槍相報因有二絕
公次韻答之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童子厚爲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

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祟客不肯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招游仙潭下臨絕壁萬仞岍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揅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

誰謂東坡性喜嗜猪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頌云黃州好猪肉價錢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雲山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矣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

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煮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予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麩作槐芽温淘糝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旣飽以廬山康山谷簾泉烹皆坑鬪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

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爲人救止其後朝士頗聞其事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雲卿之語子厚謂其譏已頗不樂



